

泰和宜山会语

马一浮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



22
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57-2

I. 泰… II. 马… III. 儒家-哲学 IV. 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849 号

学术策划	三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杨 力 赵中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璞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75

字 数 67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6 300 册

定 价 3.00 元

本书说明

四十年代，贺麟就推崇马一浮“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有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的确，马一浮博通经史，熟谙诸子，精研老庄，深探义海，妙悟禅宗，且游历欧美有年，精通英、法、日、德、拉丁、西班牙、梵文七种文字，学问之精醇，为现代中国所少有。其学识素养，梁漱溟的“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字，可谓高度概括。在港台，马一浮被誉为“义理精微”的儒宗，与梁漱溟、熊十力同被弟子们尊为现代儒学三大圣，影响之大，据说港台大专学校，凡研究中国文化者，莫不知有马一浮其人，及其著述。

可这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的马一浮，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们深知。这固然由于他不强于著述，倾向述而不作的儒家传统，流传下来的已刊著作多为讲学立教诠释儒家经典的讲义和语录，拈取儒释道百家文句连缀成章，言简意远，使人一时难喻，更因为他实在是一个特别的人：学问精醇，却又倏然独往、绝意仕进，数十年如一日，穷居陋巷，潜心儒释道经典之中，自甘寂寞，又乐道不疲。其特立孤行、卓立不群之风范，无怪乎被丰子恺尊为“今世的颜回”。

然而，若以为马一浮的远谢时缘、蝉蜕尘埃，是出于“发思古之幽情”，恐怕多系误解。事实上，作为学者和隐士的马一浮，一生却在冥思文化和人生的真谛，他把自己关联于传统，实际上既包括情感因素，更出于理智上的抉择，出自一种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人。他从潜心学术,到最终归宗儒学,其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程。马氏曾自述其学术变化说:“余初治考据,继专攻西学,用力既久,然后知其弊,又转治佛典,最后始归于六经。”这说明,在归宗儒学前,马一浮的学术思想经历数变。他自幼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幼时就能读书作诗,乡间有“神童”之誉,甚而使身为举人的家庭教师也自愧不能胜任而辞馆,自此马氏遍读群籍,一生学问均由自学而成。1898年奉父命参加县试、府试、道考,同考者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连续三次总案榜首,获“小三元”美誉,远近闻名。

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给青年马一浮以极大的思想震动。在传统学术上初露头角的马一浮,毅然尽弃旧学,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等游,共同创办《翻译世界》杂志,“以导引中国人民之世界知识为注意”。他的译作“文章杂儒佛,议论惊鬼神”,一时间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1903年,马一浮在“沧海飘零国恨多,悠悠汉土竟如何”的忧国情怀中,踏上美国土地,“万里来寻独立碑”。旅美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学著作,几乎跑遍了所居地的书店。当他获得卢梭《民约论》和马克思《资本论》时,竟欣喜若狂,不仅促使他将《资本论》带回国孜孜以读,成为将该著作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而且还断辍改服,深愿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马一浮由崇尚西学转而“知西学之弊”,“逃于禅”,最后归宗儒学,其实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抉择过程。按西洋模式建立的民国,非但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独立之路,反而陷入社会的混乱和道德的沦丧,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促使他转向希望

借助提高国人主体道德意识、完善主体人格,使人类为之追求的人道理想根植于心。这种痛苦致思的最终结论,是他相信儒家心性之学这一道德主体性哲学,是克制现实功利主义、暴力主义泛滥,挽救人道理想、人类文明的真实途径。从此,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中西学术进行必要的清理,只有在这种学术清理中,才能逐渐奠定和显现儒学的本体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国初蔡元培曾礼聘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他供职不到半月,就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为由辞归。自此直至解放后应陈毅之邀出来担任公取的数十年间,除了抗战时期出来公开讲学之外,马一浮一直不为世俗所动,穷居陋巷,潜心于学术,如一代宗师,道德文章,万流仰镜。

马一浮学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要数抗战时期的公开讲学。1938年他打破“平生杜门”的准则,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在南下避难途中,先后于江西泰和和广西宜山以大师名义公开为浙大学生讲学。其间出版讲稿《泰和会语》、《宜山会语》,首次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1939年又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开讲六经大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六艺论”,并选刻古书,培养人才。讲稿结集成《复性书院讲录》六卷本出版。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与弟子学人切磋论学的《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濂上杂著集》等,以及诗词著作《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芳杜词剩》、《芳杜词外》、《蠲戏斋诗编年集》等。

马一浮由长期的隐逸生涯转为公开出来讲学,意在培养一批有强烈道德主体意识,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以自我的道德感召成就盛德大业的君子。他独标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使诸生于吾国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与此同时,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哲学,于世人才昭

然若揭。

二

马一浮推崇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主张圣人语默，故其著作总量不多，其中《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乃其代表作。

他在泰和讲学，开宗明义首先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思想。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六经。“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也就是以儒家六艺之学为学术与文化之原，来统摄其他派别的学术，乃至整个人类思想文化。他说：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不惟诸子百家源自六艺，他认为当今西方学术文化也为“六艺”所摄。概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者《乐》之遗，唯物者《礼》之失。凡言宇宙观者皆有《易》之意，言人生观者皆有《春秋》之意”。也就是说，“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而“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在他眼里，六艺之道是人类性德的自然流露，体现了道之大全、真善美之大全，因而“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

马一浮的“六艺论”，从形式上看，颇具原典主义色彩，且以儒家六

经涵盖、统摄所有传统与西方的学术，也未免牵强迂阔。然而，通过他的诠释，六艺已非原本。他的弘扬儒学，实际上是出于对人性和人类文化的忧患意识。正是对西方世界急剧的价值倾斜和中西文化冲突产生的价值紊乱的关切和忧虑，促使他在现实情境和普遍的参照系中再造儒学心性本体，并由此凸现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普遍意义。他说：“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马一浮相信，儒家道德形上学不仅昭示出宇宙真实与人性本体的内在关联，而且指明了主体祛习复性，践履笃行，回复天人一性的圆满存在之真实途径，使人道理想落实在每个人的天赋道德意识和现实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从而人道的社会在人间最终有实现的可能。这是西方文化所未想到也未能达到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一浮宣称，儒家六艺之学不止是几本书，而是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体现，是人类最合理的生活的反映。因此，他会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的同然，若使西方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弘扬儒学的根本目的，“只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

马一浮确信，人类为之追求的人道理想的最终实现，必须建基在“全其性德之真”的主体道德理性健全的基础上。因此，他相信传统儒家把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归之于个体道德修养这条路依然有效。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这意味着去除己私、变化气质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较之新儒家其他诸家，马一浮特别关注道德修养。他强调说：“学问之道无他，在变化气质，去其习染而已矣。”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真髓，不仅在于它说明了道德理性既内在又超越的本体依据，而且在于

它指出了一条达到宇宙本体的真实道路,从而使健全主体的获得得以可能。这条真实道路,就是主体学习六艺之学,发挥先验道德意识,与宇宙本体贯通一气。

在阐发理学思想上,马一浮能充分加以贯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和方法。《宜山会语》便已基本上展示了他调和传统儒学,并观儒佛之会通,以佛证儒的哲学特征。诚如贺麟所指出的那样:“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总而言之,六艺之教的重点,在他那里,乃是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而他自己一生始终卓立不群,坚守节操,无疑是现代新儒家人格境界的一大典范。

作为一个内心充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崇高信念的理想主义者,马一浮无疑在多灾多难的现实面前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惟有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以理想主义始,以理想主义终。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一位重要奠基人,他却奠定了新儒家对心性之学的发掘和融合中西思想的精神方向。贺麟在四十年代小结新儒学思潮时,就非常欣赏马一浮的六艺论,并进而提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应“从哲学、宗教、艺术各方面以发挥儒家思想”,即吸收西洋之正宗哲学以发挥儒家之理学,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领略西洋之艺术与发扬儒家之诗教,等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思想,都致力于中西哲学和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掘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意义,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可以说,马一浮所开启的精神方向,一直是后来新儒家的宗旨。

1998年5月20日

卷端题识

昔伊川先生每告学者：“汝信取理，莫取我语。”见人记其言语，则曰：“某在，焉用此？”盖理是人人所同具，信理则无待于言，凡言皆剩也；言为未信者说，徒取言而不会理，是执指为月，不唯失月，抑且失指。先儒随机施設，不得已而有言，但欲人因言见理而已，岂欲其言之流布哉！若记录之言，失其语脉者，往往有之，自非默识心融，亦鲜能如其分齐。然自孔门以来，答问讲说之辞并有流传，未之或废。虽曰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然古人往矣，千载之下，犹得因言以窥其志，如见其人，则记录亦何可绝也？人在斯道在，固无事于记言；人不可遇，则遇之在言矣。讲说与著述事异。著述文辞须有体制，讲说则称意而谈，随顺时俗，语言欲人易喻，虽入方言俚语不为过，释氏诸古德上堂垂语实近之。其不由记录，出于自撰，古之人有行之者，如象山《白鹿书院论语讲义》、《荆门军皇极讲义》、朱子《玉山讲义》是也。明儒自阳明后，讲会益盛，每有集听，目为会语，其末流浸滥。浮平生杜门，虽亦偶应来机，未尝聚讲。及避寇江西之泰和，始出一时酬问之语。其后逾岭入桂，复留滞宜山，续有称说。皆仓卒为之，触缘而兴，了无次第。始吾乡王子餘见《泰和会语》，曾以活字本一印于绍兴，吴敬生、曹叔谋、陶赐芝、詹允明为再印于桂林，旋已散尽。今羁旅嘉州，同处者多故旧。沈无倦、詹允明、何懋楨诸君，及从游之士乌以凤、张立民、赖振声、刘公纯诸子，复谋醵资，取泰和、宜山会语，合两本而锓诸木，且为校字，欲以贻初机之好问者。刻成而始见告。诸君子之意则善矣，吾之言实不堪流布也。夫天下之言学者亦多端矣，此庄生所谓“一蠹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世之览者，或谓其空疏，或斥以诞

妄，吾皆不辞，不欲自掩其陋。虽然，使其言而或有一当，则千里之外应之，言虽陋，容亦有可择者存乎其间。苟其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是亦使吾得闻其过也。故引伊川之言为题其卷端，以志诸子勤勤之意，且以明吾之措心，故无分于语默也。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马浮识。

【目录】

本书说明

卷端题识

泰和会语

引端 /1

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 /2

横渠四句教 /3

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也 /6

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8

论六艺统摄于一心 /13

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16

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 /18

论语首末二章义 /21

君子小人之辨 /25

理气 形而上之意义 义理名相一 /28

知能 义理名相二 /31

附录

论老子流失 /34

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 /37

对毕业诸生演词 /38

宜山会语

说忠信笃敬 /41

释学问 先释学问之义 后明问答之旨 /44

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 /48

说视听言动 续义理名相一 /55

居敬与知言 续义理名相二 /58

涵养致知与止观 续义理名相三 /62

说止 续义理名相四 /65

去矜上 续义理名相五 /69

去矜下 续义理名相六 /71

附录

拟浙江大学校歌 附说明 /75

泰和会语

引 端

今因避难来泰和，得与浙江大学诸君相聚一堂，此为最难得之缘会。竺校长与全校诸君不以某为迂谬，设此国学讲座，使之参预讲论。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荀子说：“物来而能应，事至而不惑，谓之大儒。”若能深造有得，自然有此效验。须知吾国文化最古，圣贤最多，先儒所讲明，实已详备。但书籍浩博，初学不知所择。又现代著述往往以私智小慧轻非古人，不免貽误后学，转增迷惘。故今日所讲主要之旨趣，但欲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使诸生知所趋向，不致错了路头，将来方好致力。闻各教授皆言诸生姿质聪颖，极肯用功，此不但是大学最好现象，亦是国家前途最好现象，深为可喜。某虽衰老，甚愿与诸生教学相长，共与适道。但诸生所习学科繁重，颇少从容涵泳之晷。须知学问是终身以之之事，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但能立志，远大可期。譬如播种，但有嘉种下地，不失雨露培养，自能发荣滋长。程子说：“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应。”有感必有应，所应复为感，其感又有应，如是则无穷。某今日所言，只患不能感动诸生，不患诸生不能应。若诸生不是漠然听而不闻，则他日必可发生影响。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

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深，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具此信念然后可以讲国学，这便是今日开讲的一个引端，愿诸生谛听。

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

诸生欲治国学，有几点先须辨明，方能有入：

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

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事物，是活皃皃的，不可目为古董；

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

四、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由明于第一点，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

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

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

由明于第四点，应知性德具足，故当向内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

横渠四句教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倭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为天地立心：

《易·大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剥》《复》是反对卦。䷖《剥》穷于上，是君子道消。䷗《复》反于下，是君子道长。伊川《易传》以为动而后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何见之？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故《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云：“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盖人心之善端，即是天地之正理。善端即复，则刚浸而长，可止于至善，以立人极，便与天地合德。故“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儒者立志，须是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方为圆成。孟子称伊尹“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横渠《西铭》云：“凡天下之疲癯、残疾、悖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此皆明万物一体之义。圣人吉凶与民同患，未有众人皆忧而已

能独乐，众人皆危而已能独安者。万物一体，即是万物同一生命。若人自扼其吭，自残其肢，自剜其腹，而曰吾将以求生，决无是理。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注云：“立命谓全其天之所赋，不以人为害之。”又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今人心陷溺，以人为害天赋，不得全其正命者，有甚于桎梏者矣。仁人视此，若疮痍之在身，疾痛之切肤，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学者立志，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

为往圣继绝学：

此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但因人为气习所拘蔽，不肯理会，便成衰绝。其实“人皆可以为尧舜”。颜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有为者亦若是。”学者只是狃于习俗，不知圣贤分上事即吾性分内事，不肯承当。故有终身读书，只为见闻所囿，滞在知识边，便谓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汨没自性，空过一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苟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圣人之言剴切如此。道之不明不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濂、洛、关、闽诸儒，深明义理之学，真是直接孔孟，远过汉唐。“为往圣继绝学”，在横渠绝非夸词。今当人心晦盲否塞、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

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乃是实有是理。如尧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

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是故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声色之于化民末也。”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效，斯乃政治之极轨。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而夷狄，天下治日少而乱日多。秦并六国，二世而亡，晋失其驭，五胡交乱，力其可恃乎？中外历史，诸生闻之熟矣，非无一时强大之国，只如飘风骤雨，不可久长。程子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而下，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从来辨王、霸莫如此言之深切著明。学者须知孔孟之言政治，其要只在贵德而不贵力。然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故横渠不曰“致”而曰“开”者，致是实现之称，开则期待之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从前论治，犹知以汉唐为卑，今日论治，乃惟以欧美为极。从前犹以管、商、申、韩为浅陋，今日乃以孟梭里尼、希特勒为豪杰。今亦不暇加以评判，诸生但取六经所陈之治道，与今之政论比而观之，则知砒砒不可以为玉，螟蜒不可以为龙，其相去何啻霄壤也。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已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